

有个村庄名诗经

刘江滨



这天正值秋分，中国农民丰收节。田野上玉米组成的方阵一望无际，苍绿中部分已泛白的秸秆仍密密实实地挺立着，只是怀中的棒子已被掰下了，金灿灿地摊放在场院上，或化作颗粒收进仓里。大豆、高粱、芝麻星星点点，而有些地块已袒露本来的模样，那是红薯或花生被刨后的情景。

我在一个村庄的村口停下来。天空瓦蓝，白云悠悠，村庄一派安宁祥和。一排排房子看起来都挺新，外墙贴着白瓷砖，屋顶置放着太阳能热水器，门楼也很气派。不少小轿车停在整洁的水泥路面上。

这是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庄。然而，村口的一面标志墙却显示出村名的不同凡响：诗经村！

当初我在有关文字中初次看到这个名字时，心中犹如一把竖琴被骤然拨响，发出辽远的清音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……这些《诗经》里的美妙句子破空而来，在脑海萦绕。我想，这个以“诗经”命名的村庄，肯定不简单，肯定蕴含着丰饶华赡的文化密码，这犹如磁石一般对我生发出强烈的吸引。于是，在这个秋高气爽的美丽，我专程来到河北省隶属沧州市的河间一探究竟。

诗经村，是一个古村落，村名早已有之。《河间县地名资料汇编》云：“该村系古村。因先秦典籍籍于秦火，汉博士毛萇在此口授《诗经》，从此得名诗经村。”明正德十年（1515年），巡按御史卢雍至河间，发掘毛公冢，得墓志石碑，上有“明道于君子馆，设教于诗经村”的句子，可见至少明代就有这村名了。溯源诗经村，中国文化史上的煌煌一页就此打开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约500年的诗作，最早称作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，由孔子编纂修订，共305篇。孔子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又说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到了汉代，汉武帝推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《诗》成了《诗经》，被奉为儒家经典，列“五经”之首。《诗经》更是中国文学的源头。

然而，《诗经》在成为经典之前，险些被野蛮焚绝绝灭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，《诗经》首当其冲。一把冲天大火，关关的雎鸠，嘤嘤的草虫，交颈的黄鸟，啾啾的仓庚，由哀鸣归于死寂；夭夭的桃花，浓浓的蔓草，青青的绿竹，绵绵的葛藟，被火舌舔成了灰烬。倘若《诗经》遭此劫难从此湮没亡佚，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，那么，没有诗源润泽的中国文明将会多么乏味、枯燥。

天佑中华，世间幸有毛公！毛公者，毛亨、毛萇是也。三国吴学者陆机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谓：“荀卿授鲁国毛亨，亨作《训诂传》，以授赵国毛萇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，萇为小毛公。”史传二人为叔侄关系。文献记载，孔子编订《诗经》后，传给弟子子夏，数度辗转由大儒君子传给了毛亨。但到了毛亨这儿，历史之河陡起滔天巨浪，《诗》《书》被秦帝下令焚毁，而保存传承者面临身死族灭的命运。向秦始皇献此毒计的是丞相李斯，李斯与韩

非、毛亨同为荀子的弟子，韩非即为李斯所害，毛亨的处境也岌岌可危。他被迫切亡命他乡，一路寻寻觅觅，最后在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（河间）落下脚来。民间传说，他在居所挖了地窖，将《诗经》刻在四壁上。在漫漫逃亡途中，不可能携带那些用竹筒木牍做的书卷。所幸，《诗经》是诗，更是歌，每一首都谱了曲子吟唱的，毛亨作为一代大儒、《诗经》嫡传人，肯定将那些朗朗上口的诗句早已烂熟于心了。

至汉惠帝四年（公元前191年）废除了“挟书律”，毛亨得以对《诗经》正大光明予以整理、注释、训诂，作《故训传》（故，通诂），并传给了侄子毛萇。小毛公接过了大毛公的大旗，以传《诗》为志业。据东汉学者郑玄《毛诗谱》记载，河间献王得《毛诗故训传》并献给国家，封毛萇为博士。这个献王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第二子，汉武帝的哥哥，素有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的美誉，热衷收集整理古籍，所以对毛萇支持甚巨，建君子馆以供毛萇讲学之用。毛萇从此在河间一带广泛传播《诗经》，撒播了诗的种子。汉代传《诗》共有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，前三家皆先后散亡失传，唯毛一家独存，我们今天读到的《诗经》就是“毛诗”。这是中国文化之幸！毛公厥功至伟！

河间成为“毛诗”的发祥地，毛公最早居住并传播《诗经》的村庄被称作诗经村。这独特的名字散发出诗的芬芳，诵之令人齿颊生香。

诗经村往北几里有个君子馆村，就是当年献王刘德为毛萇讲经建的场馆所在地。遗址曾出土汉砖方，汉隶“君子”二字清晰可见，这些汉砖现藏于天津市博物馆及诗经斋等处。

君子馆村往西北不远，是三十里铺，原名崇德里，因雍正年间在此设递铺遂改为现名。这里有著名的毛公书院和毛公墓。

事有凑巧，来这里之前我去冀城参加活动，与河间籍作家闻章兄闲聊，听说我要写诗经村，他眼睛一亮，说：“我就是诗经村的啊，我在毛公书院上过学！”闻章津津有味地讲述当年他在毛公书院读书时的情景。那是1963年，学校建在高台之上，进入大门需爬二十多级台阶，大门两侧有两座高大的石狮子。院里有两个正殿，两个偏殿，大约二十多间，全是木质结构，四梁八柱，窗户也是格子窗棂，糊纸，没有玻璃。侧墙是青砖垒砌，屋顶是青瓦铺就。学生们就在这里上课。后院是毛公墓，一个大大的坟丘，上面长满蒿草，周围树木蓊郁。那时也不知这大坟埋着何人。可惜后来，毛公书院被拆毁了。

毛公书院始建于元代，河间路总

管王思诚奏请朝廷所建。《元史·王思诚传》记载：“所辖景州广川镇，汉董仲舒之里也，河间尊福乡，博士毛萇旧居也，皆请建书院，设山长员。”董仲舒、毛萇两位大儒并尊，可见这位总管是有识见的。元末，毛公书院遭兵燹之厄被毁。明正德年间，御史卢雍来到河间，命当地官员在毛公墓南重建毛公书院（毛公祠），“建堂三间，以奉公像，翼以两庑，设重门周垣，树以杂木，越数月，厥功告成。”（大学士李时《重修毛公书院记》）。乾隆二十二年，乾隆皇帝南巡到了河间，特遣官员到毛公祠致祭。乾隆来到毛诗故乡，诗兴大发，一口气写了10来首，其中一首这样写道：“大毛公当小毛首，博士河间领袖伸。谁识诗坛尊揖让，积薪还右后来人。”（《毛精垒》）毛公墓也称毛精垒。皇帝的重视让当地官员干劲倍增，将毛公书院予以扩建，意欲办成像岳麓、白鹿洞一样的一流书院，昔书院，启迪后生媲美先贤。”

如今的毛公书院旧址，是一座废弃的学校。几排红砖瓦房，关门闭窗，地上长满了青草。院子最北端是毛公墓，正立面有一通石碑，上书“汉博士毛萇公之墓”，是2005年河间重新修立的。旁有一小碑，上书“毛公墓”，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13年立。实际上，这个毛公墓是衣冠冢，真墓在河间国国都所在地献县。面前这个衣冠冢不大，但因有毛公书院在，它掩映在树荫下依然令人油然而生恭敬端肃之心。我双手作揖，深深向毛公拜了三拜。

据悉，多年前在河间召开的“毛诗发祥地考察暨国际研讨会”上，河间市曾提交了一份诗经文化旅游开发方案，欲重建毛公祠，塑毛公像，供人祭拜。期盼这一愿景早日实现。

见到田国福先生，脑海里浮现出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（《卫风·淇奥》）“匪”通“斐”，有文采的样子。眼前此人虽满头染霜，却依旧风度翩翩，两目炯然，儒雅和煦，书卷气十足。他就是闻名遐迩的“诗经斋主”。

世界四大文明古国，唯有中华文明没有断层，至今发扬光大，灿烂繁盛，原因之一就是薪火相传，弦歌不绝。无数仁人志士为传承中国文化焚膏继晷，孜孜矻矻，穷尽毕生精力而甘之若饴。从大处说先贤毛亨毛萇是这样的人，从小处说田国福也是这样的人。

田国福是半路出家的学者，与《诗经》结缘是因为他当了河间市文化局长。他敏锐地抓住了河间文化最亮眼

的焦点《诗经》，从收藏《诗经》版本入手并开始学术研究。2003年他因收藏明清以来各种《诗经》版本（含外文）4300册、860函，被吉尼斯总部评为《诗经》版本之最。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教授受访后啧啧称奇。

我到河间的第一站就是参观田国福的诗经斋。原本诗经斋是田国福的书房名号，因藏书太多，也为了便于保护，让更多的诗经专家及爱好者参观，政府在衙府游览区专辟出一小院，做了他的诗经斋。一个古色古香的门楼，匾额上书史学家史树青题写的“诗经斋”。两侧是楹联：“风雅颂三百零五篇皇皇巨著，赋比兴八万四千卷洋洋大观”。院内有一正屋和一厢房，分别收藏着《诗经》的古籍版本和学人研究专著，卷帙盈室，书香氤氲。田国福说，这些书并不是全部，他家的书房里还有。我正在仔细观赏那些书函时，有一只红绿相间的彩鸟飞进来，落在梁上，啾啾鸣叫，仿佛是从《诗经》中破纸而出，静寂的书斋立时有了活泼泼的生动。

由收藏《诗经》进而研究《诗经》，田国福和他的女儿田艳芳出版了多种著述，有《河间遗韵》《历代诗经版本从刊》《诗经在河间》《诗经长物》等，部分获得国家及省市奖。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业界专家的首肯，他被邀参加《诗经》国际学术研讨会。

田国福当局长期间以及退休后，都在竭力做诗经文化的传播者、弘扬者、推动者，并卓有成效。在河间有一批像田国福这样的人。

河间，因在九河之间而得名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诗圣杜甫曾留下“子建文笔壮，河间经术存”的诗句，董仲舒、张衡、毛萇、刘长卿、纪晓岚等都属大河间的杰出人物，而毛诗发祥地更是让此地诗意流淌，诗的种子无处不在，生根发芽。河间市建有诗经博物馆，有诗经路，公园的亭子也取名“关雎”“河洲”。河间市诗经文化研究会亦有正式出版的刊物《河间文化研究》。河间经常利用清明节公祭毛公墓的机会举行诵诗会，用原生态的音韵吟唱《诗经》，被称为“河间歌诗”。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同年，“乡乡有诗会，村村有诗人”的河间，被中华诗词学会命名为“中国诗词之乡”。诗经成为河间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诗经村，这个毛诗滥觞之地，诗情绵绵，弦歌不辍。上世纪中叶由公社文化编辑出版诗刊《新诗经》，诗人田间莅临指导，名噪一时。如今诗经村有诗社，亦有刊物《诗经村》，登载农民诗人的作品。如：“农友吟朋聚一堂，枝头红杏映诗乡。村风野趣融佳句，小院诵诗别有香。”再如：“红面绛心出于青，全赖阳光雨露功。亭亭玉立长成后，满脸彩霞笑春风。”这些充满田野气息和乡间野趣的诗句，源自田埂地头，源自大地蓬勃生动的乡风，源自《诗经》亘古鲜活泼辣的“国风”。

“十亩之间兮，桑者闲闲兮，行与子还兮。”（《诗经·魏风》）劳动者在桑田垄亩间劳作边悠闲自在地吟唱，快乐地一起回家，这或许是先民之诗诗初心原意。

我想，已步入小康的中国乡村也都会成为“诗经”村，将诗行写进每一亩田垄、每一个角落，“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”，诗意地栖居，快乐地生活，若毛公天上有知，定会颌首称许、掀髯而笑吧。



连接石塘湖与长江的一条人工河，横跨安庆市的老城区。河名康熙，是开挖于康熙年间？对此安庆人总是语焉不详。康熙乾隆时期，安庆历史地位赫赫，因此这条新河姑且就叫康熙河吧。

“万里长江此分喉，吴楚分疆第一州”。安庆是春秋时古皖国的封地，安徽简称“皖”就来源于此。南宋嘉定元年安庆正式建城，“唯此处最为端方，号曰四方城”。我在四方城小区住了10余年，仿佛在这历史文化中浸润了800年。小区西侧安庆一中校园内存有明代的旗楼，曾为安徽布政使司所在地。

康熙六年安徽建省，乾隆二十五年迁省会到安庆。安庆作为安徽省会长达178年。安庆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。从龙门口到人民路，从吴越街到锡麟街，从倒扒狮到南水关，静下心来，仿佛还能听到太平天国运动、洋务运动、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留在这里轰轰烈烈的声音。陆游在安庆写出《长风沙》：“江水六月无津涯，惊涛骇浪高吹花。”史上的惊涛骇浪、波澜壮阔，就发生在这片平静的土地上。在这里，曾研发第一台蒸汽机、第一艘机动船等，开创中国近代工业先河。

老城区内，70多处历史建筑保存完好。儿子上小学时，我曾牵着他走走看

康熙河畔

王子龙

看，说一说这里的文化和故事。南水关，陈独秀故居、陈乔年陈延年读书处正在修复。城北独秀园成为觉醒年代的追思之地。濮家老屋讲述着红色故事。1923年安徽省第一个城市党支部在这里成立。天台里赵朴初故居“世太史第”安坐于一片静穆之中。宜秀邓稼先故居收藏着“两弹元勋”科技报国的满腔热血。严风英故居内优美的黄梅戏还在传唱。安庆，就是一部大书。

康熙河从长江流来，从老城区厚重的历史中流来，汨汨不绝流向东部新城。它见证了安庆成为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森林公园。

在城市东扩过程中，为改善人居环境，当地对康熙河进行拓宽，深挖疏浚，建设全长6.3公里的康熙河景观带。这个关乎水系、环境和民生的项目，成为城市绿肺和客厅。

康熙河畔，皖江大道、振风大

道、独秀大道、潜江大道拉开了安庆东部新城的现代化框架。现代化生活小区倒映在河水清波中。几年前我从四方城搬到绿地小区居住，居室露台正对着康熙河景观带。康熙河景观带设计具有苏州园林艺术特色。几十米宽的河床，碧波荡漾，10余座景观桥梁镶嵌其中。春季时黑毛红嘴的小野鸭在水里游戏，垂钓者悠闲地伸鱼竿钓鱼。两岸曲径通幽，木地板步行道穿行其间。邀月台、曲水飞莺等亲水平台延伸向河流中，让人们驻足感慨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水葫芦曾经恣肆生长，园林工人辛勤组织打捞，保持着一河清澈。岸上四季花开，彩虹桥如美女的红唇，俏丽的柳叶桥、连江桥让摄影者迷恋。樟树撑起蓊郁的树冠，垂柳依依于岸边，朴树清晰，水杉硕长，櫻桃繁茂，芦苇蓬动，茶花热烈，秋菊烂漫，紫薇陶醉，腊梅暗香。波光粼粼中，漫长的河流像黄梅戏演员飘逸的

水袖。春天赏花放风筝，夏天乘凉听蝉鸣，秋天望穿秋水色，冬天寻觅雪中景。晚上，路灯、地灯、桥灯红绿交融，美轮美奂。花前月下，相爱的人相拥牵手。有的在青草地上搭一顶帐篷，玩起了野炊。学前班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在绿地上拓展教学。寒暑假时，外地求学的学子回家，活力四射的青少年出现在林荫小道上。每晚看完新闻联播，我一定到康熙河畔散步，呼吸着月下花香，真有醉了醉了的感觉。

康熙河以西，布局着传统的石油化工、轻工纺织、机械和装备制造三大产业。安庆市狠抓节能减排，实施长江大保护，水清岸绿，让江豚重返家园、腾跃江面。

康熙河打通了一座城市的水系，也打通了安庆的史脉、文脉和城脉。行走康熙河畔，历史文化熏陶着，生态发展幸福着。康熙河，仿佛一个意象，将安庆表达。

又一次由海外还乡，走在广州三元里，遇见由美国旧金山回来的万先生，他对我说：“几年未见，有机会在粤港澳大湾区重逢了。”我脑子转不过弯：“在广州三元里，怎么说在粤港澳大湾区重逢？”万先生瞅瞅人流如织的大街，笑道：“我家就在广州三元里，广州不是列入粤港澳大湾区吗？在三元里遇见，那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重逢。”我醒过神来：“我老家是广东台山市，出洋史有两百多年，也归入粤港澳大湾区地域，我们确实粤港澳大湾区重逢。”

万先生是华人画家，他说：“每次回到三元里，老想着寻找创作灵感。”我指指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的方向说：“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青史留名，而今列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元里，现实生活的各种题材异彩纷呈，都能成为你笔下的最佳素材。”

两只小鸟一前一后飞过天空，回响起一阵鸟鸣。万先生说：“有人说，三元里是浓缩了的广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风景。这一来，三元里不仅仅限于三元里村吧！”

在三元里的公园徜徉，见大树枝繁叶茂，青翠欲滴，鸟语花香。大人与小孩同乐，粤剧爱好者在吟唱。一幕幕场面使我内心荡漾太多的情感与记忆，思绪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。记得第一次由小城来广州三元里，走的是广湛线。那时没有高铁、高速公路。由老家去广州100多公里，早上7点出门，在汽车站搭长途班车，在颠簸的公路上走走停停，还需搭轮渡过两条大江，赶至广州汽车总站已是晚上10点多。大街小巷路灯朦胧，让我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巴士早已停开，舍不得花钱招出租车。有电话亭，亲戚家却没电话。万般无奈之下凭路牌、问路人步行。由汽车总站走到三元里，辗转亲转不知走了多久，使等待的亲感心惊肉跳。

现在从老家来广州方便快捷，上午在家里饮早茶，自驾车走高速或搭高铁去广州，下午即可回到家里吃晚饭。

如今三元里繁华兴盛，使纷至沓来的游客沉醉其间。由古至今，三元里留下的忠勇传奇与当代取得的非凡成就，是无数承前启后、辛勤开拓的前行者与劳动者取得的成果。历经风雨蹉跎的珠江水，长流不息汇入下游，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史与天地共存。

万先生说：“在唐人街听好

幸福的“硬件”

姜明

幸福本就是一种感觉，如风行水上，那漾漾的涟漪，你感到美，就是幸福。幸福因人而异，因而而异。

人生要幸福，归结起来，还是有一些“硬件”的。有人说，要有钱。他们坚信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求得起码的温饱，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，自然是人的当务之急，但人心之不可满足，让逐利行为异化为人的本能和最大事功，这就与幸福背道而驰了。

还有人，要有闲。江山如画，本无常主，闲者就是主人。人在求温饱过程中，功名利禄思想潜滋暗长，在功名利禄的汪洋大海中，人就成了手忙脚乱的水手。“忙”付出的代价是，自然山川之美，人情世故之美，皆自动屏蔽。这样的人生，何谈幸福？

其三，要有爱。父母恩亲，山高水长，还有手足之亲，师长之恩，友朋之欢等等，人生要幸福，必然要有爱他的人，也要有他爱的人，爱与被爱，缺一不可。

其四，要有爱好。人生如逆旅，爱好为方舟。雅好当然是我们提倡的，琴棋书画者，衣食音影游，只要你开心，什么都可以成为你的伴侣，传统项目之外，科技手段的助力，让新时代的雅好摇曳生姿：天文望远镜让星辰大海尽在眼底，网络游戏让你人设重置，你可以遨游太空，取道月球去看看嫦娥

变老没有，你也可以沉入海底，侣鱼虾而戏龙王……世界之大，我行我素，天地之珍，俯仰即察。不管是在器物上以相对安静的方式陶冶情操，还是在运动中以相对激烈的方式探寻世界，雅好总能让人在人生的“空地”上播风种雨，收获快乐。

最后，顶重要的一点，人生要幸福，一定得有价值。人不同于动物，重要的是人在自食其力、创造劳动价值的同时，与社会和他人发生联系，生发出增值价值。给贫困户子一笔善款，在地震废墟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义工，你就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抹光，也让自己的熠熠闪亮。

以上五者，若只占其一，难言幸福。比如只有钱，没有其能力，富可敌国，却与人为壑，那么生活的意义，只剩下戒备防御了。再比如只有闲，无所事事，食不果腹，纵万山磅礴来眼底，又怎能感受到幸福涌心头？同理，只有爱，只有爱好，均难言幸福，爱与被爱终究得有所附丽才地久天长，兴趣爱好更是钱财时风光供奉出来的清趣。上述五项，个体生命拥有越多，幸福感越强。人生是有限的，幸福则是无限制的，忙忙碌碌的我们，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空间大得很。

家在二元里

陈灿富（美国）

些华侨华人对我说，三元里的人文风情让他们心里铭记。我曾受邀在唐人街中文学校教华裔孩子学画、学中文。孩子们说，爷爷、奶奶常对他们说起广州三元里，故而孩子们要我讲三元里的故事。”我由衷地说：“老一辈华侨华人有见识、看得远，给在异域的后辈讲历史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，是件大好事！”

闻得身边有女孩子问话：“先生你好，可不可以帮我们与三元里街景合影？”只见那女孩身边围拢4位长者。我接过女孩的手机，拍下5人相聚三元里的场景。

长得清秀的女孩掩不住喜悦说：“我几年前在国外留学，现在大学毕业了，就要兑现承诺。”女孩早年答应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她大学毕业找到工作，第一时间带4位老人赴海外旅行。后来女孩选择返回广州三元里工作，想着不能“毁约”，对老人家提出带他们出国旅游。老人们看媒体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，说孙女都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势头很好，主动回到广州三元里工作。要旅行，也先在三元里走一走、看一看。至于去国外旅行，等以后。

夕阳下，我再次仰视高耸雄伟的三元里抗英纪念馆，但见一缕缕晚霞辉映，归巢的鸟在一棵棵大树枝头啾啾；又看街上车流络绎不绝，骑楼人潮涌涌。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，构成了三元里又一幅好看的风景。